

# 山中奇緣



大陸圖書公司出版



中華民國十二年十月卅日初版

山中奇緣（全書冊）

定價大洋三角

（外埠酌加郵費匯費）

編輯者 容山王后哲

發行者 大陸圖書公司

印刷者 大陸圖書公司

版權所有  
必究

總發行所上海  
路四馬  
大陸圖書公司

義俠  
小說

# 山中奇緣目次

- 第一章 夜遘
- 第二章 遇險
- 第三章 解圍
- 第四章 再救
- 第五章 歸病
- 第六章 尋踪
- 第七章 驚伴
- 第八章 宿荒
- 第九章 聚首

目

錄

山中奇緣

第十章 客病

第十一章 訴衷

第十二章 圓滿

義俠  
小說

# 山中奇緣

容山王后哲著

## 第一章 夜邁

白雪似的月光。照在茅山頂上。比平地格外要明亮。一塊大石頭的旁邊。雪痕站在那兒。看着山下風景。那些村舍樹木。都縮小了他們的形體。隱隱約約陳列在眼前。好像一幅絕妙圖畫。輕暖而旖旎的春風。一陣陣地吹來。滿含着山花的香氣。有時還帶過廟裏的鐘鼓聲和經咒聲。若斷若續。着實能令人賞心悅耳。雪痕在這愉快而優美的環境中。興致勃勃。不時把一根手杖向石頭上擊得搭搭價響。嘴裏吟着詩。聲音應到山谷裏。把棲宿在樹上的夜鳥。都驚得飛了。他站了許久。覺得這種好景色。真要樂而忘返。但是夜已漸漸深沉。山底下村莊裏敲更的聲響。也遠遠的傳

來。似乎是向愛月眠遲的人。頻催歸去。但是雪痕總有些戀戀不捨。正在流連的當兒。忽然也有很幽韻的詩聲。隨風吹過。仔細一聽。還像是女子的聲音。雪痕本是很好奇的。便順着聲音的來處。走去尋覓。轉過山的背面。果然遠遠看見有兩個女子。在那兒踱來踱去。也是賞月吟詩的。雪痕預備走向前去。看過明白。或是問詢一番。後來又想起在這荒山深夜。男女之間。究竟有些不便。所以欲前又止。然而心中很是詫異。暗想這深山裏面。怎會有這樣姣好的女子。就是遠處來燒香的婦女們。也都是愚俗之輩。絕沒有能吟詩而有這種雅人深致的女郎。若說是山中的什麼鬼怪。但在如今科學倡明時代。也是不會有的事。心裏不住的猜想。一雙眼睛也就不住的向兩個女子身上去看。却見他們頓時露出一種很驚慌的樣子來。雪痕還當是自己被他們看見。他們害臊。故而才有這樣情形。

倒覺有些不好意思。正待走開。忽地那兩個女子大喊起來。雪痕却是十分奇怪。無意間便朝四下裏一望。豈知不望猶可。這一望連自己也嚇得膽落魂飛。只見離身有十幾丈遠的地方。有一隻大狼搖搖擺擺地走來。看看已快近那兩個女子身邊。雪痕心裏想。這一對柔弱女子在荒山裏。遇着這種猛獸。一時既藏躲不了。更沒有抵抗的能力。這樣看來。豈不是睜着眼睛。要把兩條性命送掉……心裏盤算。委實替他們着急……忽然靈機一動。想出一個法子。便俯身拾起一塊大石子兒。對準那隻狼。用力擊去。狼的眼睛也是很快。看見有石子擊來。早已把身子讓開。也就不再朝兩個女子這面走。掉過身子。直向雪痕面前猛撲而來。雪痕是胸有成竹。有備無患的。原來他手裏提的那根手杖裏面。却藏有一把刺刀。這是他帶在身邊。以防不時之需的。這時見那隻狼將要奔到身邊來了。便



將刺刀抽出。等到狼的身子向高一聳。撲落下來的當兒。就用刀夫向狼的腹部直刺上去。俗語說狼是銅頭鐵尾。豆腐腰兒。腹上被刀刺了一下。那裏還有生理。便立刻倒地。性命。結果。雪痕見害已除去。甚是快慰。那邊兩個女子。在月光底下。看得真切。即便走了過來。向雪痕道謝。雪痕也安慰了他們一番。並且很慎重的說道。見義勇爲。乃是男兒的本分。不必掛齒。只不過二位女士當這深夜。還立在荒山上面。也是難免要受這種驚嚇的。有一個年紀稍長的女子說道。我們起初也不過玩賞月景。偶然走到此處。後來因爲聽見山那邊有吟詩的聲音。所以便站下腳來去聽。不意時候久了。就來了這麼一個駭人的東西。幸虧先生救護。不然我們倆的性命。真個就怕不保呢。……雪痕道。原來是在這兒聽吟詩的。這却是鄙人耽誤你們的。致女士等受驚。心中實覺抱歉。但是這一次的邂逅。也

不是偶然。女士等的芳名。還沒有請教。不知可能見告否。那年紀稍長的女子道。儂姓孫。名叫月舫。又指着那一個女子道。他是我的使女。叫做倩影。敢問先生尊姓。雪痕聽了。隨卽遞過一張名片。月舫接在手中。向月光之下。看了一看道。黃先生就是南京人嗎。那麼這茅山的地方。當然是很熟悉的了。雪痕笑道。不過來玩過幾次。名勝之區。也略知一二。我聽女士的口音。像是蘇州人。可是的麼。不以越山涉水爲勞。到這荒僻的地方來進香。可也算得誠心之至了。月舫道。舍間正是蘇州。我是久慕茅山的名勝。所以這番家姑母們到這兒來進香。便隨着來遊玩。其實並不一定是拜菩薩的。我常聽見人說。這裏有個乾元觀。風景最好。先生可也曉得嗎。雪痕道。這怎麼不知道。我是每年必到的。但是這個地方。離此還有二十多里路。山道崎嶇。來往很爲不便。必須乘山輿前去。裏面有梁武帝封陶

宏景先生的山中宰相堂。還有一座松風閣。建築極高。可以望遠。風景果極可觀。在這茅山。可稱得起是首屈一指了。月舫道。先生到此地來。是另有正事。還是專爲游玩的呢。雪痕道。我是趁着學校裏面放春假。來散遊幾天。並沒有什麼別的事。月舫喜道。那麼明天可能屈駕爲伴。一同到乾元觀去玩嗎。雪痕道。女士既然高興。準定奉陪。盡嚮道之責。以壓今日的驚恐。月舫見他允許。心中自是快慰。遂又略略說了幾句別種無關的話。因爲夜已深了。便一路回到廟裏去。各嚮寓處宿息。到了次日。月舫便向他姑母要求。要到乾元觀去遊玩。并沒說出和什麼人同去。他姑母也以爲在香期之內。路上的行人很多。料不至有何危險。而且月舫在學校裏面。也是好玩慣的。自己很有把握。絕不會發生意外的事。於是便許他去了。命倩影隨行。并親自替他們喚了兩頂山轎。囑付轎夫抬小姐前去。一

路須要小心。趕早回來。又向月舫叮嚀了好幾句話。便坐在一旁念佛去了。這裏月舫帶着倩影。走出廟門。已看見雪痕站在那兒相待。彼此打了叫應。討論一番遊覽的程次。雪痕也雇了一頂山轎坐着。一同進發。一路之間。崇山峻嶺。花香鳥語。很自然的風景。到處能引起人們的快樂和美感。那戀愛之神。也在怡蕩的春風當中。向着這一對輕年男女含笑。只不過大家總坐着轎子。中間有一段距離。不便互相交言。祇得看看煙雲鳥樹。發爲一種幻想。以破途間的沉寂。好得那些轎夫。靠山吃山。生活上的習慣。走這樣崎嶇山路。竟似比平地還快不上兩個多鐘頭。已經到了目的地。他們便棄轎步行。景緻果然幽絕。從萬山環抱。古樹撐天的深處。露出幾座崇峽傑閣來。那山澗裏的鳴泉。和松柏林子裏的風聲。相和着成爲美樂。好像在那兒歡迎遊人一般。雪痕是自命嚮道。走在前面。月舫和

倩影隨後進了觀門。已有幾個道士前來迎接。雪痕早知道他們用意。也走上去敷衍幾句。道士便一方面指揮轎夫到廚下去憩息。一方面引着雪痕等到一個精雅的客座內坐下。還恭恭敬敬地獻出香茗和許多餅乾食物。雪痕等那裏有心來吃這些東西。祇坐了片刻。摸出一塊大洋。助他們的香資。便走出去。到各處遊玩。

## 第二章 遇險

雪痕是已經來過幾次的。所以裏面的路徑很熟。走過一條迴廊和兩個大院子。便到了一處所在。是三開間一座大廳。雪痕指着向月舫道。這便是山中宰相堂了。在歷史上也很有名。如今名人康有爲也常到此處來。很有歸隱之意。又指着庭前一株木筆道。這是陶先生當日手植的。現在千百年來。開花還是這樣茂盛。也可見靈氣所鍾。鬼神呵護了。月舫也笑。

了一笑。看見門上一塊扁額。便說道。這辛夷館三個字也是康有爲先生題的嗎。看他後面這一段跋。如此推重陶先生。我恐怕陶先生在天有靈也當引爲知己啦。雪痕道。在山泉清。出山泉濁了。焉得更有一篇北山移文。來替陶先生擋俗士之車。謝逋逃之客呢。月舫道。聽先生的說話。似乎別有所感。可有什麼議論。來開我的茅塞麼。雪痕道。這也稱不起議論。不議論。不過我以爲一個人無論幹什麼事。總應有一種決心。康先生到這兒來歸隱。也是不足爲異的。祇是他當民國三四年間。就已經來過好幾次。披髮入山的思意。也曾和人說起過。不到幾時。却又到政海中去活動。圖謀復辟。奴隸性始終不改。在國家史上也添了一段大恥辱。及至事體失敗了。便重來息影。出爾反爾。還說什麼歸隱不歸隱。簡直把清淨的山川來當他的逋逃藪罷了。所以我敢說他若是真意歸隱。在初次來的時

候。早就當隱了。又爲什麼入山之後。復行出山去幹一番無意識的事呢。這樣看起來。他不是陶先生的知己。簡直是陶先生的罪人啊。月舫道。先生的話。句句確當。委實令人佩服。今天能在此領教。真是三生之幸呢。雪痕道。信口胡說。女士也不必過獎。要知道我們雖是萍水相逢。却一見如故。可以無須客氣的……兩人說了一會。覺得這兒已無甚意味。便轉過一個彎。已是松風閣。雪痕便引着月舫和倩影一同上去。上面果然極高。有盪胸生雲的氣概。目能望到的地方。也極遼闊。東邊的鎮江。西邊的南京。朝北一條揚子江。和南面太湖。都隱隱約約看得見。月舫喜道。從前人說。登泰山而小天下。我今天登了松風閣。也覺得這江南沒有多大了。雪痕也笑道。不上高山。不知天之高。不臨深淵。不知地之厚。在從前雖聞松風閣的名。但不身到其間。又怎麼會曉得有這種境界呢。兩人一壁說。一

壁下了扶梯。又到別的地方去觀覽一番。月舫說：我看這觀裏已經差不多給我們玩遍了。再留在這裏也沒有什麼可玩。但是天氣還早。回去未免辜負這良晨美景。最好附近可有別的什麼所在。前去看看。雪痕道：離這兒有二里多路。光景有一個活死人墓。倒可以去看看。月舫道：死人便是死人。怎麼還會活。活死人也要用得墓嗎。這倒是沒有聽見過的奇事。雪痕道：這也有出典。你如願去。我便在路上說給你聽罷。月舫道：不坐山轎去嗎。雪痕道：坐了山轎怪悶人的。而且共總祇有這一點兒路。慢慢地走走。還可以隨便說說話。看看野景。倒自在得多呢。月舫也點點頭。便一齊去囑付轎夫。叫他們在這兒略等一等。到下午兩三點鐘的時候。再回到山頂上廟裏去。轎夫都答應了一聲。雪痕、月舫、倩影三人就一同出了門。月舫先向雪痕說道：你剛纔說活死人墓有出典。這時可以講給我聽。



了。雪痕道。是的是的。相傳在宋朝時候。這兒有兩個道士。一師一徒。在此修鍊。那師父的道行。已經很深。有一天忽然對他徒弟說道。三日之後。我便要死了。你可將我葬好。每天到吃中飯時。到墳前來喚我。我還是能答應你的。他徒弟聽了。都一一記牢。過了三日。師父果然死了。便遵他所囑。營墳安葬。每天到吃中飯時。前去呼喚。也真個能答應。和生前無異。並且天晴落雨。能預先知道。說出來的話。絲毫也不錯。徒弟心中十分稱奇。就大着膽子。用鋤頭將墳掘開來。看看師父。究竟是死還沒有死。那曉得棺材裏面。祇有衣帽。並不見尸體。那徒弟倒赫了一跳。立刻又掩埋好了。從此以後。便不再聽見裏面說話。但是直到如今。人總稱爲活死人墓了。月舫道。還有這種事體。真是聞所未聞。倒要看看這墓。是什麼樣呢。兩人走着說着。不知不覺。問已經到了。雪痕從草叢裏指着一個石頭砌的方墳。

向月舫道。這就是我說的那活死人墓。月舫在四週看了一看。祇有幾塊殘斷的石碑字體受風雨消磨。已經辦不出。遂悵悵的說道。墟墓殘碑。空勞憑弔。我們這一天遊興。倒因此消滅了。

那時日影已漸漸西移。雪痕因大家遊興闌珊。便說道。可以早點回去。免得令姑母在廟裏不放心。月舫也以爲然。於是仍由原道而返。走不上幾百步遠近。忽然聞得樹林裏面有許多人聲。雪痕說道。此地距離山頂已遠。凡是敬香的人都走不到這裏來。怎會有這些聲音呢……說還未了。已看見幾個雄糾糾地漢子。陸陸續續迎面走來。月舫還不知底細。朝遠指着問雪痕道。這可見鄉村人民組織的保衛團到山裏來巡防的麼。雪痕道。附近一帶山嶺重疊。並沒有什麼村莊。這些人想必不是善類。只怕是……說到這裏。臉上已變了色。將月舫和倩影的衣襟。摺了一摺。丟個

眼色。他們也已會意，嚇得魂不附體，便一齊向一條岔路飛奔而去。但是寂寞山川，渺無人煙，却向何處去求援，而那邊許多凶徒已緊緊趕上。真是叫天天不應，叫地地無靈。三個人只是拚命的向前奔，所幸行不多路，穿過一叢樹林，路旁恰有一座燒丸的空窰，雪痕一見，如同得了救星，就指着和月舫說道：我們暫到這裏面去避一避，待那些強人走過去了，我們再出來。你看可好麼？月舫巴不得有一個藏身之所，豈有不依從之理。當下就和倩影三人一齊攢向裏面去。只見如黑漆一般，一點光線也看不出。還有一種炭氣，更是燻悶煞人，幾乎有一刻不能停留的樣子。但是爲勢所迫，不得不忍耐一時。在窰裏有好幾分鐘時候，聽聽外面並沒有什麼動靜。然而雪痕心裏還是極其害怕，生恐那些強人竟然找到這裏來。那時除坐以待斃而外，再沒有別的法子想。看起來倒十分危險，但又

不敢把這意思說出。恐怕月舫和倩影更要驚慌。自己想了。一想。心裏盤算道。我是一個男兒。在這危難之際。當然要奮發有爲。解脫他們女子。才是。豈可和他們一樣也畏縮不前呢。當下就下一種決心。想出個掉虎離山的計策。情願不顧自己的利害。前去把那些強人引誘遠了。好讓他們倆逃走。於是便和月舫說道。你和倩影仍在這兒躲一躲。我先出去看看風頭。如果強人已走遠了。我們就一塊兒逃回去。倘若還在左近。我也要想法子把他們引遠去。像這樣躲在此地。是很不妥當的。月舫道。你出去嗎。這萬萬使不得。現在才躲進來。或可暫免危險。如何又去自投羅網。至於要想法子把他們引遠去。這更是談何容易。他們人多。又都帶着器具。你祇一個人怎能敵他們得過。豈不是白白的把自己送入虎口。我看還是再耐一些時候。我們一齊出去罷。雪痕那裏肯依。只說你別管我。就鼓

着勇氣攢出窰外。月舫正待拖住他。已是來不及。還想隨着出去。招呼他進來。那時倩影又將月舫拖住。拚命的不放鬆。月舫無法。只得仍在裏面。且說雪痕出得窰來。向四下裏一望。已不見强人的踪跡。心裏方始安慰。又走過樹林那邊去探視究竟。那曉得那許多强人。並沒有走散。還紛紛的像是尋找的樣子。雪痕恐怕真個被他們找着了。月舫和倩影。俱要遭遇不測。於是壯着膽子。實行剛才想的計畫。就裝作常人行路一般。向强人那邊走去。忽而又掉轉身子。沒命的朝岔路飛跑。嘴裏還高嚷着救命救命的聲音。那些强人聽見了。果然一個個都飛趕而來。雪痕見追。愈是跑得厲害。那些强人也一個都不怠慢。緊緊地追着。跑了約有二三里路。遠近雪痕的力也乏了。就站住了。向他們說道。我乃是到山上來進香的。和你們毫不相干。爲什麼這樣窮追。我真不懂。那强人之中。有一個拿刀

的說道。誰叫你走到我們地方上來。我不管你懂不懂。別的話也不和你多說。我先問你。剛才我看見像是有兩個娘們和你在一起的。現在跑到那裏去了。你快照直告訴我。不然是要對你不住的。雪痕道。我是一個人走的。并不曉得什麼娘們不娘們。那個人道。我明明看見你們三個人走的。怎麼還要狡賴。你再不說。哼哼我可就……說着。就將一把明幌幌的鋼刀舉了起來。向着雪痕作勢。雪痕毫不畏懼。仍然站着。這個時候。旁邊走過一個人來。向那刀的說道。老張你別這樣。現在時已不早。我們還有別的正經。我看先把這廝帶回去。再慢慢地拷問他罷。那人點了一點頭。於是別的人就如蜂擁一般。將雪痕執住。帶回巢穴去了。

再說那些輪子在乾元觀裏等候。月舫一千人。幾個鐘頭不見回來。大家俱已着慌。相對議論道。他們祇愛遊玩。難道就不要回廟去嗎。恐怕再遲

了。真要趕不及回去呢……直到暮色蒼茫。仍是沒有回來。嬌夫格外疑懼。料是迷了道路。或者遭着危險。於是分頭去尋找。然而惹大的空山。真像大海撈針一般。到何處去追踵呢。一直覓到半夜。依舊沒結果。到了第二天。直等到午時。還不見他們回來。沒有法子。祇得抬着空轎子回到山頂上廟裏去。見了月舫的姑母。便將他們在乾元觀裏出去遊玩。沒有回來。尋了半夜。也尋不着的話說了一遍。可憐他老人家得着這個消息。就像青天之下。忽然間來了一個霹靂。頓時急得什麼似的。哭哭啼啼。沒了主張。還是那些道士在旁勸慰道。這種意外的事體。也難怪太太着急。但是空急可沒有用的。還是重重的備一份香燭。去到殿上求一個籤。問問菩薩。我們這兒的茅君。確是很有靈驗。定能指示你迷津的。月舫的姑母從老遠地方來敬香。本是極相信茅山的菩薩。到了這時候。除了求神而

外自然也沒有別的計策。便給兩塊洋錢與道士。叫他儘數去辦香燭。自己洗淨了手。宣一回佛號。恭恭敬敬地走到大殿。伏在蒲團上。兩手抱着籤筒。搖了一會。裏面掉出一根籤來。道士忙拾起來一看。是三十二籤。就走到籤部邊照號抽出一條來。上寫四句道。

水月幻影 渺渺芳躅 塞翁失馬 焉知非福

月舫的姑母。是一個字也不識。便問道。這籤語如何解釋。道士道。這籤語很是奇怪。若照上兩句說。簡直是沒有希望。好比水裏的月影。已經成了虛幻。但是下頭兩句。却又轉過來了。月舫小姐失踪。正如塞翁失馬。焉知不是幸福的事。照這樣看起來。恐怕以後還有奇遇咧。您老可不必擔憂罷。……月舫的姑母聽他說這些話。似懂非懂。依舊是不得要領。便又花了許多錢。叫人出去四下裏尋找。但是任你偵騎四出。一連好多天。月



舫的踪跡竟不可得。沒有辦法。只得先行回蘇州。和月舫的父親孫志芳商量。再作道理。

### 第二章 解圍

做書的一枝筆要算是忙了。放過一邊。又要說一邊。我如今再表雪痕被強人執住。帶到巢穴之內。略問了幾句。就將他身邊所有的銀錢。一齊都搜括而去。這時天已晚了。內中有一個人道。今天夜裏。還得做那買賣去。須要早些吃飯。預備動身。現在也不必和這小子多纏。先將他關到後面去。明日再來開發他罷。說了大家就把雪痕推倒一個小黑房子裏。將房門反鍵而去。雪痕被鎖在內。一些光線不透。什麼東西也看不見。摸來摸去。空空的祇有四面牆壁。和鐵板一般。真覺上天無路。入地無門。祇得坐在地上。聽候動靜。但是是一個人處在這恐怖的窟中。一腔心事。不由和潮

水般湧將起來。想着日間和月舫遊玩。是何等快樂。怎麼又偏偏要到活死人墓這個地方。却遇了這件意外的事。我刻下被擒在這裏。還不曉得月舫和倩影是什麼樣子。倘能脫卻危險。回到廟裏。與他姑母安返蘇州。這還萬幸。若竟又遭了別的患難。如何是好。况他們婦女之輩。種種可危。尤非男子可比。我的性命能不能保。還不知道。然而事到其間。祇得聽天由命。只不過月舫若竟因此不得回去。我雖死了。猶不能瞑目呢。雪痕想到這裏。一陣心酸。眼淚已流了出來。忽聽外邊有幾個人說話道。我們發出發了。老三你留在此地看守。這廝當心別讓他跑了。還有一筆大生意。要出在他身上呢。又有一個答道。我曉得了。你們快去罷。說到這裏。就聽得一陣脚步響。朝遠而去。雪痕在內聽得清楚。料大眾已經走開。有這麼堅閉的房子。還要留下一個人來看守。可也算得慎重其事了。但他們說

一筆生意。出在我身上。這却何從說起呢。心裏不禁的思來想去。又驚又懼。還不時聽得外面那看守的人。咳嗽打驚。

雪痕處在黑黯的境界。一陣陣心事來打擾他的寂寞。不知經過了幾點鐘的時候。就聽得外面人聲嘈雜。一條線似的燈光。從門縫裏閃了進來。雪痕料是先時出去的一千人回來了。不到半刻工夫。便又聽見外面許多人喊道。怎麼這房子裏一個人也沒有。難道是曉得我們要來報仇。便先逃空了嗎。我們快四下裏搜呀。說着都跑向後邊來。在那兒看守的老三。早已聞聲躲到別處去了。雪痕不知又是什麼回事。嚇得兩腿打戰。在這當兒。已有幾個人將房門撞開。走了進來。提燈向雪痕臉上一照。便問道。你這個人爲何被鎖在此。雪痕謹謹慎慎地答道。我日裏到乾元觀去進香。在半路上遇了一夥人。將我帶到這兒。就鎖在房子裏的。內中有一

個人道。那些人將你帶來之後。他們便到什麼地方去。你可知道嗎。雪痕道。我被鎖在房裏。聽他們說是出門做買賣去。以後便不曉得了。那人道。這班狗才。每日裏專門幹這些勾當。虜人劫財。實在可惡之極。又對雪痕道。看你這樣兒。也不是爲惡的人。你既是被他們虜來的。我們的事。也與你無涉。你趕快逃命去。免得再受無妄之災了。雪痕聽了這話。真如皇恩大赦一般。掉轉身子。朝外就跑。還沒到幾百步以外。便看見後面房屋火燒起來。心裏想。剛才這許多人。一定是仇家來報復的。却因此倒徼倖了自己。竟然絕處逢生。不問他們是好人還是歹人。然總算得是救星了。一頭想着。一頭跑着。火燒的地方。已漸漸離遠。光燄也看不見了。滿天黑沉沉地。又辦不出南北東西。而且受了一天驚嚇。身體乏得什麼似的。晚飯沒吃。肚裏也餓飢起來。愈覺得困頓無神。跑也跑不動。深宵荒野。又找不

到投宿的所在。但是心裏仍是着慌。恐怕天色亮了。那些強人又隨後追來。弄得再入虎穴。性命危險。所以仍不耽擱。忍着飢勞。竭力的逃走。可憐路也看不出。忽地脚下被一根枯籐所阻。便跌了下來。身體實在憊極了。雖用盡平生的氣力。再也不能扒起。覺得蕪莽的草地。比錦繡被褥還要耐人留戀些。所以不知不覺間。便沉沉睡去。把一切的危險。都不顧及了。直到第二天。才一覺醒來。雪痕立起一看。已是日影當中。深幸昨晚脫了危窟。半夜酣睡。並沒再有什麼遭遇。身體已復常態。不似從前那麼困乏。只是隔了一夜。肚子裏飢餓。愈加利害。雪痕想重行回到茅山。但身邊的銀錢。已被強人搜括一空。到了那兒。却拿什麼來開支房飯。而且倘被月舫的姑母察知。又不免再多一番糾葛。於是決定主張。一逕回家。然而也有一層難處。現在所立的竟不曉得是什麼地方。距離南京。還有多遠。若

祇有幾十里路。還可以勉強行去。倘竟隔着百里以外。那就爲難到極點了。老站在這兒。也不是事。必得找到一個村子問了。才可以明白。於是強振精神。無目的的走去。走了約有一里路光景。看見前面來了一位老者。雪痕就趨步上前。打了一躬道。請問老丈。這是什麼地方。距離大茅峯已有多遠。老者見問。先將雪痕上下打量了一番。然後慢慢的答道。此地名叫北鎮街。是在茅山的背面。離着大茅峯。已有二十多里路了。你敢是到山上敬香的。怎麼走到這裏來。可是迷了道麼。雪痕道。正是迷了道的。遂把昨天遇盜的一回事。略略說了幾句。那老者道。原來遇着強盜。難怪走錯了路。但是你這時預備向那兒去呢。雪痕道。舍間住在南京城裏。要想回去。只不知道這兒到南京還有多遠。老者道。到南京嗎。那是真遠。一百里還不止咧。雪痕聽了。就低下頭來沉吟。老者道。你別擔憂。這時日已午

了。先到我家裏吃一餐中飯再說。雪痕心裏想道。去到他家裏吃中飯。固然是極好的事。但是和他毫不相識。萍水相逢。怎麼就好叨擾。便向老者辭謝。老者道。你這小子可莫謙虛了。莊戶人家幾碗白米飯粗麥麵的饑餓。算得什麼回事。你們年輕的受了驚嚇。還要行遠路。一天兩天不吃東西。如何受得了。你不要再客氣。快隨我去罷。說着拖了雪痕就走。雪痕見他這種說話。實是真誠。也便跟他去了。不到多遠。已經到了老者的家內。雖然幾間茅屋。裏面陳設的却甚潔淨。老者請雪痕坐下。送過一杯茶來。便問起他的姓名。雪痕一一答了。又轉問老者。老者道。我姓李。名叫桂山。是種田過活的。說到這裏。大門外邊有一個二十多歲的男子。頭上戴着草帽。手拿一把鐵鋤。氣吁吁地走了進來。桂山指着對雪痕道。這是小兒。他叫做桂生。雪痕便站了起來。向他拱一拱手。桂生也還一個禮。桂山又

道。時候不早了。我們快把飯開出來吃罷。說着走到裏面和一個老婦人搬出幾碗素菜來。雪痕看了。心想這婆婆定是桂山的妻室。遂上前去叫了他一聲姥姥。他也笑嘻嘻地回了一聲先生。桂生也搬出幾碗飯來。桂山便拉雪痕坐在上面。他們三個人。都各據一方坐下。可憐雪痕已經餓到極點。當着這些山肴野蕪。真是比山珍海味還要強得多。便老實不客氣。一連吃了幾碗。在他自己以爲吃得不少了。但怎及得上他們種田的那麼飯量大。所以桂山還是殷殷勤勤地勸再吃一些。可是雪痕實在飽了。便婉辭拒却。大家吃完之後。雪痕就道了謝。要辭別回去。桂山阻住道。今天你可別走了。此地到南京城。還得一百多里路。你今晚是萬萬走不到的。必須要在半途止宿。這却有許多不便。依我看來。就請先在我家裏耽擱一夜。明日一大早。叫桂生伴你去。一天走到。省却許多波折。豈不是



好。桂山的妻子也道。先生。你就在這兒將息一夜罷。鄉村子裏沒有什麼好的吃。房子簡陋些。可是我們談談家常也是好的。省得在半路上再住飯店了。雪痕見他們這樣殷勤挽留。覺得却之不恭。便答道。既承您二老如此盛意。我再要推辭。可真不識好歹了。今晚就慚愧打擾。來日再來報答罷。桂山道。說什麼報答不報答。你可太小氣了。說着又捧過一杯茶來。請雪痕坐下。這時桂生又把鐵鍬拿了。戴起草帽。到田間做工。桂山的妻子也到後面去紡紗了。

#### 第四章 再救

桂山陪雪痕坐在屋內。談了一陣天。似乎有些寂寞。桂山便道。這個村裏有一個玉晨觀。算是名勝的地方。我們去看看可好。不好。雪痕拍手道。玉晨觀嗎。我久已聞名。却從沒到過。今天無意相遇。不能失之交臂。就請你

老領我去玩一回罷。桂山便站起身來。走在前面。雪痕後跟。穿過幾條小巷。出了村子。約有半里路光景。已經到了。二人便躡將進去。只見裏面草深沒踝。塵網相連。房屋已半就朽壞。雪痕嘆道。名勝古蹟。只值得如此荒涼。可也算是末路了。桂山也道。雖然荒涼。可是千百年後。還能巋然存在。供人憑弔。豈不因爲是名勝古蹟。才能存留。若是平常的建築。早已滄海桑田。不知要經了多少變故啦。雪痕聽他這番話。很有點意味。料知此老也不是凡庸可比。所以便愈加敬佩。桂山見雪痕年少老實。也覺十分投機。兩人便愈談愈近。可是雪痕心中有事。每覺神色倉惶。言語錯亂。桂山也察知一二。然而還當他昨夜被盜。驚恐未定。現出這種失神落魄的樣子。便不時把好話來慰藉他。雪痕雖知其意。究竟是初次見面。不便過於深說。故而心戀月舫的事。并沒向他吐露分毫。只是如隔着靴兒搔癢一

般。隨口答應罷了。他們二人在玉晨觀內玩了一會。天氣還早。又信步到村前村後遊覽一番。水秀山明。野景甚是好。然而雪痕心裏別有所念。對着這優美的環境。也無意玩賞。不過隨着桂山敷衍敷衍。直到太陽西落。在田裏工作的農人都紛紛回家。他們倆才慢慢轉去。走到家門口。村子裏各人家已炊煙四起。暮色蒼茫。雪痕忽然看見有兩個穿短衣的人。打身旁經過。舉動很是觸目。因為天色將晚。看不清楚是何等樣人。也並不在意。正要隨桂山進門。又隱隱約約聽見他倆說道。這小子果然還在這兒。我們快去將大眾集齊。到二更時分。再來動他的手。就是了。雪痕一聽。嚇得魂不附體。知道昨日的強人。又尋到此處。急忙跑到屋內。向桂山說道。我即刻要到別處去了。免得連累你們。桂山道。剛才還玩得好好的。怎麼忽然間又要到別處去。這話却是從何說起。雪痕便把在門口看見

的情形和聽得的話對桂山說知。又道：今晚他們再來，一定要比昨天厲害。我如不走，必被擒住。性命不保。而且你們這裏也免不了要受塗炭。不如趁早逃到別地方躲避。桂山躊躇道：他們今晚定來，果然不能束手待斃。但是刻下天已晚了。附近又沒有村莊，却逃到那兒去呢。偷在半路上又迷了道。被強人遇着，豈不格外的不好嗎。這時桂生已經回來。聞知此事，便道：爸爸，你不會到陶伯伯那兒去商量方法嗎。桂山笑道：果然是的。我倒忘壞了。不是你提醒，幾乎誤却大事。遂向雪痕道：你可不要擔憂。今晚的事，保在我身上。一定可以萬全無失。雪痕道：承你老一再救濟。實在是說不盡的感激。但不知道桂生兄所說的那陶伯伯是一個什麼人。可有什麼萬全的法子想出來。桂山道：這姓陶的是我的盟兄。他在村子上保衛團裏做團總。這保衛團也是我們村上人共同組織的人數。雖然不

多。也有幾枝快鎗。當地的土匪還可以抵禦抵禦。我想前去將你所遇的事。向陶團總說知。今天夜裏你就宿到他那兒去。我猜那些強人絕不敢找到他門上的。一方再請他今夜格外防備。另派幾個人在我屋子左右巡哨。不許強人前來。這豈不是可以保得住無失了嗎。雪痕道。這個法子果然很好。就請你老依此進行罷。桂山道。是的是的。我現在肚子已餓了。吃過晚飯去還不嫌遲呢。於是喚他妻子將晚飯搬出。仍是四人坐下吃飯。桂山慌慌忙忙吃了兩碗。便到保衛團裏去了。這裏桂山的妻子。却牽絲拔籐的和雪痕談論些家常瑣事。不多一會。桂山已經回來。笑嘻嘻的說道。我已和前途商量過了。準照我們的辦法。遂又向雪痕道。你這時就隨我去罷。免得遲了不便。雪痕聽說。便跟他去到保衛團。見過陶團總。桂山介紹了一番。引雪痕到一個房子裏去安睡。自己又和陶團總談了一

陣天方回轉去。陶團總果又派過幾個人上了武裝。隨到桂山宅邊防守。到了半夜三四更天。還沒什麼動靜。衆人以爲那些強徒不敢來了。都有些懈怠的意思。忽然聽得警笛亂鳴。喊聲震天。一村子的。都被驚起。桂山一家也都出來觀看。只見門外防守的保衛隊還沒離開。亂聲却在遠處。正是詫異。忽有一個警士慌慌張張地跑來向衆人說道。你們還守在這一兒作甚。團部裏面已被土匪搶了一空。今晚宿來的一個年輕的也被劫去。陶團總命你們快去追趕呢。桂山聽了。知是雪痕又入強人手內。吃驚不小。但是他們怎麼知道他睡在那兒的呢。心中稱奇不絕。然而在這危急的當兒。也無暇細想。連忙取了一面鑼。拚命亂敲。將村上的壯丁集齊。隨着保衛團去趕賊。這且暫時按下。再表那強人當真是知道雪痕宿在保衛團裏面。故而放過桂山家這一邊。前去搶他的嗎。這可不然。確是

出於無意。原來強徒的巢穴。昨晚已被人燒燬。有許多傢伙也沒有了。以後幹買賣就不大便利。而且這北鎮街是個大村莊。裏面有保衛團。尤不可以忽略從事。然而眼睜睜的一個人在那兒。輕輕放過。未免不甘。於是大眾商議。決計先搶保衛團。一方面可得鎗械。好借刀殺人。一方面先給他們一個下馬威。以後打劫才覺爽手。他們既決定這個計策。可巧那晚團裏的人。已大半派到桂山家防守。所以他們到了團部。簡直如入無人之境。任意搜尋。可憐雪痕睡在床上。做夢還不知道大禍臨頭。偏偏給他們看見。強徒無意中遇見了雪痕。自是喜出望外。將他拖起來推了就走。保衛團却是出乎意外。所幸團勇多數派在外面。鎗械都隨身帶去。所以衆強徒們並沒搶得到手。不過一時措手不及。冷不防雪痕就被劫去。於是將在桂山家門口防守的人邀回。村上人家又集了許多壯丁。各持兵

器趕上去救雪痕。那些強人本是烏合之衆。保衛團的鎗械既沒搶得到。後面又有大隊人馬追來。不免各自着慌。紛紛四散逃命。沒有人再顧雪痕。竟在忙亂之中將他放過。衆人趕到。桂生首先看見雪痕安然無恙。站在路旁。便高聲喊道。好了好了。雪痕哥還在這裏。我們可別慌了。衆人見雪痕已在。強徒四處散去。便也不再窮追。大家回村。桂山伴着雪痕回家。談了方才的驚恐。又互相慶慰一番。天已黎明。雪痕便向桂山道。我和老丈偶而相值。就蒙如此愛護。屢脫危險。真是恩同再造。雖結草銜環。也難以報答。而且爲了我一個人。連一村人家都受了這大的驚嚇。心中尤覺得不安。好在天已亮了。強徒也都竄散。我便趁早趕路回去。改日再專誠來謝罷。桂山道。你又來客氣了。誰沒有急難的事。豈有袖手旁觀之理。你我雖是初會。却也算得意氣相投。更不宜這樣謙虛。至於你要回去。我在



情理上也未便堅留。但是肚子餓着。吃飽了動身不遲。……桂山便叫他妻子快去燒早飯。又命桂生到隔壁磨坊裏去租兩頭驢子。預備送雪痕上路。雪痕忙道。我一人回去就是了。何必又勞桂生兄遠送。驢子也可以用不着。你老不必費事了。桂山道。此地到南京。去路很曲折。你一次也沒走過。決不會認得。怎麼說不要人送。倘若再走錯了。豈不又是危險。况且一百多里路。像你這個柔弱的書生。怎能走得了。我替你擺佈。是不會錯的。你可不要再推三阻四了。雪痕見他這樣熱誠相待。心裏雖覺不安。然也不便固辭。祇得千感萬謝的答應。說着。桂生已把租的驢子牽來。廚房裏粥也煮好。大家便吃了早飯。雪痕向桂山一家說了許多感謝的話。才和桂生各騎一頭驢子啓程而去。桂山還親自送他們出了村子。殷勤話別。雪痕心裏又是不安。又是不忍。但因趕路要緊。也不能和他作多時的

周旋。便說聲再會。策蹇向前。一路之上。幸得桂生相伴。兩人在驢子背上談談心事。十分投機。所以毫不覺得寂寞。不過雪痕心裏暗想我雖屢陷危境。總迭次遇着救星。現在已能安然回家。月舫和倩影。究竟還不曉得到了什麼地步。安危不卜……想到這裏。心中又不由的難過起來。却好前面已到了一個大鄉鎮。桂生便喚雪痕下來。找到一家小館子。吃些點心充飢。順便問問走堂的。知道這裏距南京城還有六七十里路。雪痕歸心如箭。匆匆吃完。又跨上驢子趕路。直到天晚。方才到家。

## 第五章 歸病

雪痕到了家裏。他的父親視瞻見他形狀狼狽。很詫異的道。你這番出去玩了幾天。怎麼回來如此不堪的樣子了。雪痕道。一言難盡。我做夢也想不到遇着這些事。可是我現在身體已乏極了。肚子也餓得狠。快叫廚房

裏開出飯來。我們吃過了飯。再慢慢地說罷。又指着桂生向硯馨道。我今天能穀回來。全是靠他們一家人的救護。硯馨聽說。就向梓生拱一拱手。請他坐下。互相寒暄。不多時。僕人已將晚飯開好。硯馨就請桂生坐在上面。大家吃起來。吃完之後。雪痕的母親程氏。再也忍耐不住。便催着雪痕說。到底是什麼事情。一言難盡。雪痕道。我今天回來。骨肉重圓。還怕是夢中咧。硯馨也道。到底是怎麼的。你快直截的說。我們聽了好放心啊。雪痕遂將遊乾元觀。遇着強盜。被捉了去。囚在暗室。中夜脫險。桂山救濟。二次遭險。二次被救的一番事。詳詳細細的說過一遍。惟有中間和月舫同行的話。一句不曾提及。硯馨夫婦聽他說時。忽而驚恐。忽而喜慰。聽完了。不覺連眼淚都流下來。雪痕的母親尤其感激桂山父子。很不得要替他們一家人供長生祿位牌。早燒香。晚換水。報答救護雪痕的恩典。這時桂

生坐在面前。黃氏一家自然向他千萬稱謝。把他奉承的無所不至。大家說了一會。硯馨立起來道。你們今天奔馳終日。委實辛苦了。還是早些去睡覺罷。便命僕人收拾一個上房。親自送桂生到裏面去安睡。程氏也心肝寶貝的喊雪痕早些去睡。一晚安穩覺。以養這兩天驚嚇辛苦所耗的精神。

到了第二天。桂生一大早就起來。向硯馨夫婦告辭回家。他們倆那裏肯放他走。一定要留着多住幾日。桂生道。承你們盛意。本不應來去匆匆。祇恐家父放心不下。而且現在春天時候。莊戶人家一兩日工夫。耽擱不起。只好改日再來領情罷。硯馨見他這樣說。也不便堅留。便備了許多禮物。請他帶去。臨送出門的當兒。又和他說道。實因一時倉卒。招待有許多不週到的地方。很覺得抱歉。改日當帶領兒子專誠到府上來拜謝令尊呢。

桂生道：你們一家人真是客氣極了。這一點事情，也用得拜謝。可是你們如不嫌鄉村的簡陋，就請到舍間玩玩去。也是好的。說罷跨上驢子，便回去了。桂生去過之後，雪痕還睡着沒起。家裏因他這幾天勞憊極了，應該補覺，所以也不去驚動他。直到吃午飯時，雪痕仍是沒起來。程氏便預備將他喊醒，喊了好幾聲，雪痕才懶洋洋地伸了個懶腰。正待扒起，忽覺得眼前一黑，頭昏身軟，扒起來却又倒下去了。嘴裏說一聲：怎麼着？氣已喘得接不上來。接着額頭上又發出一層虛汗。程氏看了這種情形，大爲詫異。便伸手向他頭上一摸，幾乎要把人唬壞。頭上熟的差不多要炙手了。程氏知道雪痕已經得了病，連忙喊硯馨來看。硯馨也萬分着急。低聲問他覺得怎麼樣。雪痕只點點頭，似乎已沒有精神說話。硯馨沒有辦法，就親自去請醫生。醫生來把雪痕的脈一按，就知道生病的原因，說是受驚

中寒。飢飽不均。心裏憂悶。身體勞乏。一齊會總。所以猝然病倒。須得靜養。慢慢用藥來表散。要緊是不要緊的。不過多耽擱些日子罷了。硯馨夫婦。很以這話爲然。心裏才稍稍安慰。

雪痕既然生病。學校裏春假雖滿。當然也不能去上課。便由硯馨備函去替他請假。衆同學因而都知道雪痕生病了。有一個姓徐名志國的。平素和雪痕最是要好。聞他有病。便在禮拜日前來探望。只見雪痕睡在牀上。骨頭已瘦得和柴棒兒差不多。兩隻眼睛也脫了進去。形狀甚是可慘。心裏不由一驚。暗暗想道。怎麼一個活潑潑地青年。一病便害到這步田地。雪痕見志國進來。便勉強扒起來招呼。志國連忙阻止道。你不要吃。力多累身體了。還是睡着罷。雪痕氣喘喘的說道。我覺得今天神志清楚。很想撐起來坐坐。這一向日連着夜。夜連着日。睡在床上。也煩悶極了。你來和

我談談。解這病中的寂寞。是非常之好的。志國道。大凡有病的人。總得把心事推開些。打起精神來。和別人尋些笑話。那自然就會得太和之氣了。我久已就想到這兒來看你。總是被校裏的功課纏着。不得空兒。好容易等到今天禮拜。才能有一日的閒暇。但是下半年學生聯合會又要開臨時會議。還得去出席哩。雪痕道。我近來有病。終天睡在床上。簡直和在鼓裏過日子一樣。外邊的事什麼都不知道。你手裏拿的一份報。可是當天的嗎。志國道。剛才在路上買的。所以還拿在手裏。你若有精神。就給你看一回兒。也可以消遣消遣。說着便將報紙遞給雪痕。雪痕接了過來。翻開來看時。只見評論前面。一方很大很注目的廣告。標題是木刻「招尋孫月舫」五個大字。雪痕見了。頓時受了個莫大的激刺。眼睛翻了一翻。暈了過去。志國不知就裏。還當是他身體虧虛。偶然用了神。就現出這種樣

子。可憐唬的什麼似的。喊又不是。拖又不是。好容易停了幾分鐘。才見他把眼睛慢慢睜開。一口氣轉了過來。志國心裏才如一塊大石頭放下。便拍着他的胸口安慰道。你還是睡下來養養神罷。才把報拿起來看。就是這副樣子。可真把別人唬壞啦。雪痕那裏肯聽。便道。我不過一時氣虛。其實也不妨什麼事。你別擔憂。況且看報也不費神的……於是依舊拿起報來看。那則廣告。只見下面有幾行字道。

女兒月舫。偕婢倩影。旬日前游於茅山。以赴乾元觀。中途失蹤。偵騎四出。迄無下落。問卜求神。難知徵兆。僕思女情切。憂心如焚。茲特刊佈報端。如有仁人子。君收留宇下。珠還合浦。或述其踪跡。使愚父女得以骨肉重圓者。至少當以千金爲報。再月舫年今二九。尙待標梅。若門雪相當。年齡相仿。送伊來蘇。卽以妻之。藉答收留之熱忱。佇立



以待。決不失言。幸國人注意焉。

蘇州葑門大街六十七號孫宅謹啓

雪痕看完之後。才曉得月舫現在仍無下落。心裏難過。當然現於顏色。志國從旁見他這番情形。料有幾分可疑。便問他道。雪痕。你既要知道時事。拿了一張報。怎麼不看新聞。却只管注意一則廣告。難道還有什麼隱衷嗎。雪痕見問。曉得瞞不過去。而且志國既很知己。也不妨說出來。互相商量商量。便重行將腰身直起坐好了。慢慢地說道。你說我有隱衷。這真被你猜着了。老實告訴你罷。這廣告裏面所說的那月舫失踪。却是和我同在一處被劫的。我絕路逢生。居然能轂回來。他却到今日還是渺無着落。怎不令我有所感觸呢。志國道。這就奇怪了。我是知道的。你向來並沒有蘇州的女友。怎麼會同這月舫在一塊兒呢。雪痕道。說起來可也話長。請

你先遞一杯茶給我喝。潤一潤喉嚨。然後再說給你聽。

## 第六章 尋蹤

志國便走到桌子旁邊。倒了一杯茶。送給雪痕。又叫他躺下去。免得吃力。被風。雪痕也依了他的話。睡到被窩裏。只將臉子露在外面。遂把那天在茅山月夜賞景。無意中遇着月舫。救了他的危險。次日一同到乾元觀去遊玩。在活死人墓左近遇了強盜。分頭走開的事。源源本本的說了一遍。志國聽了。方才明白。便說道。竟有這回事。遇的可是很巧。散開也出乎意外。他現在沒有下落。你當然是很擔憂。很想設法去尋找他的了。雪痕道。可不是。志國道。你既想去尋他。必要從實際上去進行。若是空着急。就是急死了。也是絲毫益處總沒有的。雪痕道。我那裏是不知道。可是我現今有病在牀上。飛也飛不起。跳也跳不高。真是心有餘。而實力却一時做

不到的。這便如何是好呢。志國道。天下那有做不到的事。有志者事竟成。而況我們少年人。猶當有一種不可折撓的精神。你若是有決心要去尋月舫。現在就應該把一切的心事推開。養好了身體。便可去實行。若是只管終天裏愁思憂悶。把身子愈弄愈壞。反爲牽延時日。一無所補。你也是個明白人。仔細想想才好。至於將來要我爲助的地方。我當然盡我所有的能力幫助你成功。……說到這裏。兩隻烏溜溜的眼睛。直對雪痕臉上望着。雪痕也是聽一句。點一點頭。待志國說完之後。才慢慢地說道。我這向生病。腦一也弄得不清楚了。不是你今天來剖解給我聽。還不知道這場病要害到那天爲止。我現在已明白了。就從今兒起。不再胡思亂想。以求早日病愈。將來病好了。去尋月舫。你肯爲助。那是再好也沒有的。隔三五天之後。就請你在學校裏告假和我一同去。那時我的病自然也會好。

能毅出門啦。志國道：「既是這樣，那麼你就洛外保養些。我一準陪你去，并且還可以求得一條捷徑咧。」說到這裏，便立了起來，又說道：「我今天還有別的事情，時候已經不早，不能和你久談了。你也睡下去，養養神罷。」說完就告辭出去。雪痕也不再留。從此以後，他便一心靜養，果然沒有幾天，今日能吃粥，明日能吃飯了。病體漸漸復原起來。志國也來看過二三次，見他的病全好了。便在學校裏請一個禮拜的假，陪伴雪痕去尋找月舫。雪痕也在父母面前說前次多虧桂山救護，才能脫了衆強之手。現在我毛病已好，須得登門去拜謝。硯馨道：「去是應該去的，只是你的毛病才好，恐怕一時不能再受這長途的勞頓，倘或再因此重病了，豈不又連累我和你媽媽擔憂。」我看還是再停些日子前去不遲。況且你是真的有病，諒桂山也不會怪你的。雪痕見父親阻止，心裏異常着急，但是去志已決，便再

三懇請。一定要去。說是有志國兄陪我一路走。是決不要緊的。我這一向病在家裏。已悶到極頂。正好趁此到鄉間去散散心。吸收新鮮空氣。說不定於身體還大有益處呢。硯馨見他一定要去。也拗不過愛子的意思。便允許了。於是指揮下人。重重的備上一份禮。硯馨自己又親修一函。說許多客套語。大意無非是感激桂山了。雪痕見父母許他去。自然歡喜。便帶了禮物。僱一部土車。和志國就道。臨行之時。硯馨夫婦又關照一路上要小心。去一天兩日。就得回來。切不可多有耽擱。免我倆放心不下。雪痕答應一聲。曉得。便快快活活的出門去了。

一路之上。兩人談起尋月舫的計畫。志國道。我有一個同學。是一向住在茅山腳下的。現在他一心研究國學。所以不到城裏來入學校。只在茅山搭一間草屋。終日讀書。他對於左近一方的事情。很爲清楚。我們此番就

問問他去。或者得知月舫女士的下落也未可知。雪痕道：這就好極了。我想月舫既然沒有回到蘇州。那麼總還未離茅山一帶。去問令友。那是一定可以知道的。志國道：這也不過盡吾人所有的力量去做罷了。要說是。有十分把握。怕還說不定……兩人在路上東裏說說。西裏講講。倒也不覺勞頓。足足走了一天。直到上燈時分。才到北鎮街。便投到桂山的家裏。桂山見雪痕來了。喜得什麼似的。因為家裏晚飯已經吃過。便叫老婆子重燒。又添辦幾件素菜。還要親自去沽酒。雪痕連忙止住道：我們都不會吃酒。您可不必再費事了。桂山就請雪痕和志國坐下來吃飯。自己銜一根旱烟管在旁邊相陪。殷殷勤勤地問別後的狀況。雪痕就告訴他回家之後。已生過一場大病。好了還沒多天呢。桂山道：你生過病了嗎。怪不得這樣消瘦咧。接着又問志國的姓名和家世。雪痕就代他答說：是我的同

學一塊兒來玩的多擾。愈家了。桂山道：這是說那裏話。請還不到咧。大家談話之間。他兩人的晚飯已經吃過。桂山道：難爲你們二位行了一天長路。身體也該勞憊了。還是早些睡覺。休息休息罷。便指揮桂生把安置耕犁和風車的半間屋子收拾出來。將房門脫下。攔成一張床。上面厚厚的舖一層稻草。免得本板硬生生地睡在上面。要嫌骨頭痛。一切佈置好了。就催他們倆去安睡了。

到了明天一大早。桂山的老婆。特爲做米粉糖餅子當點心。雪痕和志國。都是在城裏生活慣的。沒有吃過這種鄉味。所以倍覺可口。着實吃了一飽。吃完之後。雪痕便要告辭。桂山道：你簡直是笑話了。怎麼住了一夜。就說回去了。便是睡的不舒服。吃的不適口。一切怠慢。但是既然承你來了。也得請你受些委屈。多盤桓幾日的。……桂山的老婆也道：黃先生承你

看得起。再到我們這兒來。豈有住了一夜就走的道理。便是我們好意思放你去給街坊看了。不要說我們過於慢客嗎。你賞一點兒光。萬不要見外。至少再玩一兩天。我還要問你城市裏的新聞咧。雪痕見他們一對老夫婦這樣苦苦相留。真不好意思再辭。但是心裏牽記月舫。實在着急。萬分。在這當兒。很是有些左右做人難。只好婉辭說道。我特爲到府上來。住了一晚。便要回去。自己也覺得太不恭敬。太不誠意。但是實因敝友要去訪同學。商量一件要事。而且他在學校裏祇請了三天的假。萬不能多有勾留。總得請您兩老原諒。我倘一過了空兒。就再到府上來玩。不拘拘於今天的。你們有工夫。能到舍下玩玩去。那就更好了……桂山見他說得這樣。諒也情非得已。便不堅留。雪痕和志國遂辭別而去。走了有一里多路。志國忽然說道。曖呀。我倒忘懷了。怎麼不順便問一聲。



桂山老丈呢。雪痕道。你這無頭無尾的話。畢竟是說的什麼。別人聽了怪不懂的。志國也笑起來道。我雖然曉得這同學是在茅山讀書。但是在東呢。還是在西呢。這幾十里的地方。却到那兒去尋。所以我說忘記問一問桂山老丈啦。雪痕道。這却如何是好。還是重行回去問一聲吧。志國道。回去問他也未見得有用處。說不出地名。誰人能知道。不過我還有些記得起同學錄上面他的通信處。是在茅山脚常甯鎮恆和號轉交。我們何妨就到那兒去問過明白呢。雪痕道。使得使得。剛巧這時路邊走過一個人來。志國便向他說道。請問到常甯鎮去。是走那條路。那人用手一指道。西邊有一條大路。一直朝南走。翻過山峯。再朝西南去。不到十來里路。便是常甯鎮了。雪痕和志國道了一聲謝。就依他所指。照樣走去。果然約行有兩個鐘頭之後。看見一座很大的村莊在前面。諒是常甯鎮到了。於是脚

步放緊。趕到裏面。問一間鎮上的人。真的不錯。又彎彎曲曲尋着了那恆和號。乃是一月雜貨店。雪痕連忙進去。指着志國向裏面一個人問道。你可曉得他的同學住在什麼地方。趕快告訴我。那人見問。倒發了一怔。然後向雪痕望了一望道。你這人怎的來得這樣冒失。我和他一面不相識。知道他姓甚名誰。他的同學。誰又曉得是什麼人來。雪痕被他一搶白。頓時目瞪口呆。沒得話說。自悔大意。還是志國走向前去道。我這朋友說話不清楚。要請你原諒。我現在問你。居住此地附近。有一個姓奚名璜生的。他便是我的同學。他的信件。一向總是由寶號轉交。先生當然是知道他住那兒的。請你告訴我。好去尋訪。那人道。原來你們是問奚先生呀。什麼同學不同學。把人弄得不明不白的。但是他目下并不住在家裏。要去看他。須到山後茅棚裏去。雪痕聽了。一把拖了志國道。我們快去。到茅棚裏。

看他吧。志國道：你又來慌張了。只聽了茅棚兩個字，便要去了。你可曉得茅棚又在什麼所在。若不趁此時問明路由，那時再不知所向，豈不又多往返。雪痕也笑了起來道：我今天心裏着急，可也昏了。怎麼總是這樣六神無主，失頭忘尾的。遂又向店裏那個人問道：請問奚先生所住的這茅棚在什麼地方。快些說向我聽罷。那人道：你們要到奚先生那兒去，可是很不便當。不但離此路遠，而且山道曲折，也不容易走。你們真個一定要去，最好在這一兒僱一部車子坐着去，那就省力多了。雪痕道：好極好極。但不曉得車子在什麼地方去雇，還得請你指示我們。那人道：這很容易。於是就叫一個學生出去喚了一部車子來。先和他說明地點，然後給了價錢。雪痕和志國又向店裏那個人稱謝一番，便乘着車子而去。

## 第七章 驚伴

裏痕和志國。坐着車子。坐訪奚璜生的茅棚。行有十幾里路。在山谷深處。遠遠看見一座小草舍。他們倆料定是璜生的居所了。便走向前去。輕叩柴扉。裏面出來一個小書僮。將二人請了進去。志國問這裏是不是奚先生所居。書僮道。是的。不過他剛巧出外散步。少停便要回來。請在此稍待一會。他們倆就坐了下來。雪痕舉目向四面看一看。只見三間屋子。一間是臥室。一間是廚房。一間便是讀書的地方。佈置得異常精雅。大有高山孤隱的風味。心中不由的要羨慕。正在觀望的時候。外邊走進一個人來。看他雖是鄉村服飾。可是氣貌堂堂。不失爲五陵年少。志國見了。便立起來說道。璜生兄。久違了。這一向好嗎。璜生一見。現出很驚訝的形容道。原來是志國兄啊。甚風兒吹來的。難得到此地。失迎之至。說着。又指着雪痕道。這位貴姓。志國便替他們倆介紹。又互相寒暄一番。璜生道。現在學

校裏才放過暑假沒幾時。暑假又未到。你們怎麼有空來玩呀。志國笑道。無事不登三寶殿。今天實是爲了一樁事體。來求教你的。璜生道。有什麼事來問着我。志國道。在半個多月之前。雪痕兄到茅山來玩。無意和一位蘇州女士。姓孫名月舫的相遇。兩人就同去游乾元觀。在半路之間。偏又遇着強盜。因此兩人就走散了。雪痕雖然幾經危險。終得回到南京。但不知道那月舫女士。現在是何着落。心裏非常急念。我因想到你在這兒讀書。對於左近的事。總該可以知道些。所以特地陪他來。向你問一問。或者能覓得着消息……璜生聽了這話。立刻就要啓齒回答。忽而又停了一停。慢慢地說道。既是半個多月前頭的事。怎麼到如今才來打聽呢。志國道。這個也有原因。雪痕兄自從在茅山遇盜受驚回去。就生下一場重病。現在才好。還是急急的趕來咧。璜生道。哦。這也難怪。但是既然隔了這許

多日子。這位月舫女士。怕不已經回到蘇州去了嗎。雪痕接着說道。沒有。前幾天月舫女士的父親。還登報招尋咧。璜生道。登報了嗎。那上面是怎樣說的。雪痕遂將前次見的那則廣告。背給他聽。璜生聽了。面色就現出一種不可形容的態度。楞了半晌。不發言語。志國又追問道。你對於這事。可也有所見聞。能補助我們的進行麼。璜生低聲說道。我在山裏。只是閉門讀書。就是出去。也不過空谷無人的地方。散散步。外面一切的事。概不與聞。因為多管一份事。就多分一份心。於學業上很有影響。所以對於這位月舫女士的踪跡。竟不得而知。今番你們二位。空走一遭。我實在萬分抱歉。但是以後我總得設法打聽。如有好消息。一定向你們報告就是了。說罷。臉上又現出一種不自然的笑容。雪痕滿望到了璜生這裏。就可得着月舫和倩影的蹤跡。及至聽完璜生的話。却是一場落空。心中的

難過。當然是達於極點。志國也曉得他大失所望。然也無法可想。祇得向璜生說道。你住在這裏。比較我們總近便些。不得請你留心打聽。一有好音。就請隨時寄信來通知。你這裏房子很狹小。出入也不便。我們明天大早。就要回南京去了。今兒不能多耽擱。預備仍到常甯鎮去住一夜。我們改日再會罷。說完。就站起身來。告辭出去。璜生見他們要走。也不挽留。只說我一準把這件事擺在心上就是了。說時便送出門外。雪痕真所謂有興而來。敗興而返。垂頭喪氣的。和志國仍坐原車子至常甯鎮。住了一夜。第二天便回到南京去了。

著書的祇有一枝筆。事分兩頭。這且按下不表。再說那月舫和倩影。自從躲在燒瓦窰裏。直到如今。一總沒有提過。到底是什麼情形。還沒說明。閱者一定是異常紀念。我現在且補述出來。原來月舫和倩影。躲在窰內。雪

痕奔了出去。許多時候。並不見他回來。不知道他是否擊退衆盜。還是被盜劫去。心中十分着急。黑沉沉的窰裏。連人的影子也看不見。只聽得外面風聲呼呼。人的腳音。倒也沒有了。倩影便道。小姐。你且暫在這裏。我到外面去。望望風頭。若是沒有人了。我們便趕快尋路回去。倘使在這不透氣的地方。耽擱久了。準得要悶死啊。月舫道。是的。你去看看。可是不要過於走遠。回來越快越好。不要把我一人放在這裏老等。倩影答應一聲。便攢出窰洞。只見暮色蒼茫。古荒寂寂。一無所有的深山中。僅是幾隻雀鳥。飛投林巢。倩影心裏想。現在這個時候。強人想已走遠。趁此回去。定然萬無一失。正預備回窰去。喚月舫一同走。心中忽然又想起來道。我們初時。只管奔避。并沒認定地方。這時太陽又落了。再也看不出方向來。此地深疊疊的野草。連路影兒也沒有。就是要回去。却從何處走呢。我不如先去



尋得一條大道。再喚小姐一齊行。省得他往返轉折吃力了。主意打定。便披蒙茸履巉岩的走去。不上十幾丈遠。果然隱隱約約看見前面有一條大路。心裏很是安慰。冷不妨旁邊樹林裏面。走出一個人來。向倩影道。你一個女人。到了這時。怎麼還敢在山裏亂走……可憐倩影本是驚弓之鳥。只眨眼之間。忽然跑出一個人來。如何不唬得三魂失去二魂。連忙要躲避。已是來不及。再看那人。穿了短衣。手拿一支扁擔。和一把亮幌幌地鐮刀。還有一根草繩束在腰際。約摸二十左右歲。挺胸凸肚。身到倩影身邊來。放出一種很粗闊很沉重的聲音來道。看你這女子。不像是本地人。爲什麼一個兒在這荒野的地方走。而且天色晚了。還預備到那裏去。快說給我聽。倩影見他殺神一般的相。更是曉得厲害。戰戰兢兢的說道。我自然有我的事。請你不必問。各走各的路罷。那漢子道。這怎麼可以。

我既問你。你是一定要告訴我的……於是又走近一步。倩影見他這樣。真是橫蠻之至。可是在這地方。也和他無理可說。祇得說道。我是隨着我們小姐行路的。不意遇了強人。將我們驚得跑避。故而才不知不覺走到這裏來的。那漢子道。那麼你家小姐呢。你怎麼不找他去。和他一塊兒走。倩影要想把月舫的地方。向他說知。又怕他是強盜。倒引了他去。豈不是遭了。想來想去。祇好說道。我家小姐和我走散。已不知道他走到那裏去了。現在我正預備去尋他。那漢子道。你尋他嗎。我幫你。去。免得你一個人無投奔。怪害怕的。你可曉得這山裏。天一黑。就有野獸出來。遇人要噬害。我和你做個夥伴。不但可以壯胆。而且我有扁擔和鐮刀。就是遇了什麼。也不要緊的。

## 第八章 宿荒

倩影聽了那漢子的話。心裏兀自着急。但面子上却仍放出鎮靜的態度來道。我很感激你的好意。可是你也是有事的人。不必因我耽擱了。還是請便罷。那漢子道。我倒是替你想得如此週到。你反而疑疑惑惑。再四的推辭。我看你今天若是尋不着你家小姐。難道就在這山裏露宿一夜嗎。倘有野獸來了。也眼睜睜的讓他吞下肚去嗎。我和你去尋。却有幾層好處。一來我在就近的路途熟悉。尋起來要容易些。二來我和你一齊走。萬一遇着野獸。也不要緊。就是今天尋不着你家小姐。你還可以隨到我家裏去睡一夜。況且我的媽媽。他老人家決不會待慢你的。倩影聽他說得異常懇切。他家裏還有媽媽。想來未必是歹人。當下也真情實意的和他說道。我把真話告訴你罷。我和我家小姐並沒有走散。他現在還躲在一個地方哩。那漢子道。沒有走散嗎。你剛才爲什麼要拉謊。倩影不便將先

時的隱衷向他說知。祇得含糊地道。我家小姐還在那裏等着我咧。我要看他去了。說着。掉過頭來就走。那漢子忙跟着道。你去。我便合你做伴兒。現在天色不是全黯了嗎。你們必定辨不出路來走。我替你們做引導。或者今晚來不及趕路。最好還是到我家裏去。耽擱一夜。倩影也不拒絕他。也不理睬他。只顧在前頭走。果然黑茫茫的山路。很不好走。好不容易才找到那座燒瓦窰。便蹲在窰門口。向裏邊連喊幾聲小姐……小姐……只是不聽見裏面答應。倩影心中。不免有些着慌。料到又是出了什麼毛病。便親身扒進窰去。這時裏頭越發黑得一絲一毫的光線都沒有。他除呼喊而外。只好四下裏摸索。但是摸來摸去。連月舫的一個邊也沒有。倩影可真急壞了。心想怎麼一轉身的工夫。小姐便不知去向。這却如何是好。正待扒出去。再到別處去尋。忽然隱隱聽見有人呼吸的聲音。便伸

手去一摸。不是人。是什麼。倩影不禁喜出望外。連忙說道。哎呀。我的好小姐。我喊你這許多聲。爲甚一聲也不答應。真把人要急煞啦。說還未了。只聽他答道。我不是你家小姐。我是進來看你爲什麼這好久時候還不去的。你別弄錯了。影倩聽他口音。知道是剛才的那個漢子。不由把一頭高興一齊消滅。而且又加上了一層恐怖。因爲在這窰裏。飛不起。跳不高。叫天不應。叫地無靈。那漢子竟有什麼無禮舉動。却怎生對付。幸虧他并不怎樣。不過是問道。你說你家小姐在這裏。現在又到那兒去了呢。倩影放出一種很悲慘的聲音來道。我也不知道。我和他離開。至多不過才有半個鐘頭。誰知他就沒有了。我無論如何。總得拚命去尋。還要請你幫助我。那漢子道。尋是一定要尋的。可是天已晚了。很有許多不便。還是等到明天天亮。再四下裏去訪他的蹤跡。這一帶地方。我總很熟。包你總可以

得着些路數的。影倩道。天雖晚了。我終是要去尋。如果尋不到。我的日子就不要過了。說着便扒出窗外。那漢子也跟了出來。向他說道。你這了頭真不伸事務。夜裏尋人。便是在城市中。也很不容易。何況在這荒山曠野。更何況這裏害人的野獸很多。恐怕你還沒尋着人。你的性命就先不保啦。還是到我家裏。先住一晚。明天再尋罷。倩影那裏肯依。便執意孤行的向前走去。那漢見他毅然決然。向他說道。你既一定要尋。我便隨着你去罷。於是就隨他後邊走。倩影也無法拒絕他。以爲有人做夥伴。總得比單身好些。但是烏黑的夜裏。一步也看不見走。所以遲慢得不堪。那漢子不耐煩道。像你這樣。就是走到明天。也不得出一里之外。却如何能覓尋着人呢。還是在前頭領路。你跟我走罷。倩影無奈。祇得依他的話而行。黑性的夜裏。莫說東南西北方向分辨不出。就是那漢子在前面。要不是

聽得他脚步兒踏草的聲音。也絕不會曉得有個人一同走的。倩影在這黑路上。也不知道走了有多少遠近。但是以平日時間上的經驗估量起來。約有一個多鐘頭了。月舫仍是沒有遇到。他的兩腿已疲得要命。忽然前面遠遠有一點燈光。隱隱約約照出一條小路。那漢子使領倩影走去。看看已要靠近一所屋子。倩影問道。這是倒了什麼地方啦。我是不去的那漢子道。不是別處。就是我的家。我想你走得差不得要疲乏。肚子也得餓了。還是到我家裏暫爲憩息。吃點兒饑饉充飢罷。倩影聽了他的話。才知道已經受騙。心裏雖然憤怒。但也說不出口。而且兩隻腳底下像帶有一幾百斤重。委實不能再走。祇好冒險跟他到屋子裏去。只見裏面早有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子迎了出來。向那漢子道。阿牛。你今天恁地回來。這遲。晚飯也燒好了許多時。等你來吃呢。倩影料他便是漢子的媽媽了。

那老婆子掉過頭來。看見倩影。現出很驚訝的樣子來。問阿牛道。這位姑娘是那兒來的。阿牛便將他的來歷說明。老婆子道。原來是被難的人。怪可憐咧。說時。便搬過一張板櫬。堆下笑臉來。請倩影坐。倩影見他和藹可親。意很殷勤。便也不客氣。坐了下來。問起他的姓氏。老婆子道。我故夫姓劉。死了多年了。又指着那男子道。他是我的兒子。名叫阿牛。接着又問了倩影許多的話。無非是姓甚名誰。家住那裏。許多老調。阿牛從旁喊道。有話稍停再談。媽不是說晚飯已經燒好了嗎。趕快搬出來吃罷。我的肚子在這裏鬧餓慌了。劉婆聽說。便嘻着嘴向倩影道。你請在這兒坐一下子。我去撥晚飯出來。說罷。就到隔壁一間去。阿牛也跟進。不多一刻。母子兩個。一人拿了兩隻大碗。擺在台子上。倩影伸頭去看。却是三碗稀飯。一碗麵做的白餅。劉婆捧一碗稀飯。擺在倩影面前。又遞過一雙筷子來。說道。



姑娘請吃晚飯罷……倩影雖然是一個婢女。但是他在孫家門裏。平日起居衣食。也和中戶人家的主人差不多。一日三餐。就是不吃怎麼上品的東西。然也葷是葷。素是素。總乾乾淨淨的。像劉婆家這種粗惡的食物。何嘗進過一次口。今番竟處到如此地位。祇得接了過去。勉強吃幾口。劉婆還要他吃麵餅。可是倩影望了那個樣子。已要作嘔。那裏還能下嚥。就再三推辭。肚子飽。吃不下去。倒是看他們母子二人。却左一塊右一塊。吃得津津有味。直把一碗麵餅吃完。還有嫌不穀的意思。隔了一會。他們把稀飯也吃過。劉婆却連忙去上淨桶。那又矮又小的兩間半草屋。簡直給臭氣充滿。倩影實在難受。只是身到有境。也奈何不得。所幸沒有幾分鐘。他便起來。臭氣才宣告停止。劉婆走來向倩影道。姑娘。你今兒睡在這裏。和我同床。便引着他到那半間屋子裏去。只見一張三只脚的竹床一角。

用碎磚支着。竹榻上面堆了一攤破棉絮。好似蘆花樣的。那隻臭氣四溢的淨桶。却和枕頭相距不遠。倩影見了這種情形。真覺得齷齪到極點。劉婆指着說道。這是我床。請你就在這裏委屈一夜。我們倆睡在上面。不免擠些就是了。倩影看看這樣地方。如何睡得下去。所以遲疑不答。劉婆却在一旁催睡。倩影無法。只得說道。你老人家請先睡罷。我平素是睡遲慣的。總要坐一些時候。上床才能睡得着哩。劉婆見他不要睡。自己便先上床。把那條破被按到身上。蓋住上半身。就蓋不到下半身。蓋住下半身。上半身却又露出。倩影看得他們這種生活。委實可憐。心裏一頭想。身子也不由的屈了下來。就在櫬上坐下。歪向床角一邊。睡着過去。這時只曉得好夢酣然也。顧不得什麼齷齪不齷齪。臭氣不臭氣了。阿牛在外間開地舖睡下。起初還悠悠地唱山歌。過了些時。也才漸漸不聽見他的聲

音在先前倩影一見阿牛的當兒。見他那一副粗暴的樣子。說上那些不  
 尷不尬的話。還當他不是好人。懷着什麼壞心。所以不肯跟他走。到了後  
 來。才曉得他不知不識。完全一個直心人。并且還秉着一腔熱忱呢。

## 第九章 聚首

著書的趁他們都在睡覺的當兒。倒要將阿牛的略歷表白一過。免得閱  
 者生疑。原來阿牛的父亲。也是一個武舉。曾經做過一任城守營的官職。  
 祇因時值清際末葉。官方不整。政界黑幕。他不願和齷齪的環境週旋。便  
 以老告退。休居林下。年紀已過半百之數。才生下阿牛一個兒子。自然愛  
 如掌珠一般。只是不到兩年。他老人家便赴玉樓之召。當他在世居官的  
 時候。既是廉潔自持。所以死後家世蕭條。一些積畜也沒有。阿牛的母親。  
 也是名門之女。守寡撫孤。那種苦楚的日子。自然是極其不堪。一年一年

的過去。阿牛漸漸長大起來。偏又愚蠢異常。而且家貧如洗。自然也不能攻書上學。還幸他母親日常無事。時時把些忠孝行善的話向他說。究竟愚拙人的腦筋。容易收支配。他一心一意。只知道一個人應當急人之難。行些好事。所以他今番遇到倩影。就竭力的情願幫助。不過他性子率直。說出話來有些古怪。給心虛的人聽了。一時就要當他是歹人呢。他長大之後。一無所能。惟有膂力過人。還不失爲將門後裔。因此便依賴一支扁擔。一把斧子。在山上砍柴爲生。母子兩人。自然有他們的樂趣。雖然處在盜匪出沒的地方。可是衆強人都知他是個無用而可憐的孤子。故也不來侵犯他。不料他在無意之中。却援救了一個倩影呢。倩影在他家裏。勉強住過一夜。到了次日。才曉得阿牛的好意。自然要沒口的稱謝。但是心念着月舫。比火還要急。一起身後。就要出門去尋。阿牛道。你再稍停一下。

待我把肚子吃飽了。和你一塊兒去。不然你一個人去亂走。仍是毫無所問的。就是萬幸遇着你家小姐。依然認不得路。也保不住不再遭危險的。倩影聽他言之有理。祇得耐了性子。等他吃過早飯。才向劉婆告別。和阿牛一同出門。劉婆道。你們今天無論找着小姐和找不着。總得回來吃飯。我稍停到山上去挖些薺菜來。和兔子肉做饅饅給你們吃。倩影雖曉得。又不出粗惡的食品。但是很感他的盛意。就勉強答應一聲。隨着阿牛去尋月舫。兩個人跋山越嶺。披草穿林。走了好一會。却是一無所得。看着太陽影子。又將正中。倩影着急萬分。阿牛道。我們可以繞路回去了。倩影道。人沒找着。怎便回去。我是不行的。阿牛道。我肚子裏的蛔虫。又在那兒作鬧。不去吃中飯。却怎麼得來。況且我媽媽。今天還做薺菜兔兒肉的饅饅。這真是難得呢。好在我們回去。繞別路走。不走原來的道兒。也是一樣可

以帶着尋找的倩影不作聲。仍沒命的向前走。忽見青草叢裏。有一只弔襪帶的角。亮晶晶地露在外面。倩影俯身拾起來一看。不禁喜得跳起來道。這不是我家小姐的東西麼。阿牛。你看。這不是小姐的是誰的。阿牛道。我不認識你家小姐。我又怎認識他的東西呢。倩影道。你認得不認得。這都不說罷。我是曉得的。我想他的襪帶。既然遺失在此地。那麼人也差不多有幾分頭緒了。我們趕快追上去尋。別讓他再走遠了。阿牛道。好。於是兩個人又一直朝前走。不到幾百步外。就有一條大路。倩影道。我家小姐倘若是一個人。他必定要向大路走的。我們也就順着這路去罷。阿牛并不反拗。祇是走了有一里的光景。却又一無所覩。阿牛呶着嘴。露出很不舒服的形態來說道。我剛才叫你一回回去。吃了飯再來。你一定不肯。這時路走得格外多。離家格外遠。肚子也格外餓得厲害了。這便如何是好。

倩影道。請你忍耐一些罷。已經走到這裏。恐怕要不了多遠。就可以找着我家小姐了。阿牛叫道。別的總可以忍耐。這肚子餓可是受不了的。離此地不遠。雖然有一個村子。買得到點心。但是我一個錢也沒有。還只好看着他。倩影道。這就好了。你沒有錢。我倒有的。我們決計不要回去吃中飯。就到前面村子上買點心吃罷。阿牛道。你有多少錢。可穀不穀。我吃大餅起碼數要十幾塊的。倩影見他這種樣子。也禁不住要笑道。儘你吃多少。錢總不缺的。你別不放心。阿牛道。那麼我們快些走。快些走……倩影心裏本也着急。就隨了他急急走去。果然行不多遠。就到一個村子。約有幾十戶人家。阿牛先找到一爿麵食店。拿些大餅麻糰就吃。倩影也胡亂吃了一點。吃完之後。照數給了錢。又催着阿牛起身。這時忽聽村子上衆人紛紛說道。一個貌似天仙的大姑娘。投奔在奚先生家裏咧。我們快去看

啊……倩影是有心打聽。便也喚了阿牛隨大眾去看。走到一家人家。只見先來的人已經站滿一屋子。張三這樣說。李四那樣講。更是衆聲喧譁。真和雨後的蛙鼓差不多。倩影好不容易排開衆肩。擠了進去。伸頭一望。坐在那兒的人。不是別個。正是月舫。不禁大叫一聲。頓時却又呆住。說不出話來。衆人聽了這聲音。一個個都回過頭來看個究竟。見了倩影。容貌雖比較的沒有月舫那般好。但是在這村裏。自盤古氏開天闢地以來。也向來沒有像他這般漂亮的人。於是又互相議論起來。月舫這時候聽得一聲喊叫。也把他低垂在那兒的脖子抬起一看。忽地見是倩影。不由的就立起來顛聲說道。倩影。你怎麼也得到此地來啦。倩影被他一喚。神經才恢復常態。就走進一步說道。我正是尋小姐來的。費盡千辛萬苦。居然能覓尋着。這也是有神靈在暗中指引的啊……圍在旁邊看熱鬧的許多



人見他們倆原是一起的。却是越發奇怪。擠得格外厲害。還是這裏姓奚的主人。見了不像樣子。而且人多手雜。難免沒有意外的事。就發生。就下逐客令。衆人覺得沒趣。才各陸續走去。那主人指着倩影問月舫道。這位姑娘。也是和你一齊的麼。你們有話談。可隨我到後面房裏去。免得此地人雜。恨可厭的。月舫和倩影就隨着到一間房裏。兩人坐下談心。

### 第十章 客病

月舫和倩影到了房裏。倩影先開口道。小姐。我這一夜來。真是唬煞了。急壞了。苦也受足了。悠怎的會到這兒來呢。月舫已經倦得慌。就靠在倩影身上。放出很低微的聲音來道。豈但你唬煞急煞。我何嘗不是這樣。昨天傍晚。自從你出了窰。我在裏面。等了好久。只不見你回來。心裏頭想。莫非又是遇着歹人。出了意外了。倩影忙說道。不是歹人。他倒很老實。不過我

起初看見他的時候。也把他當歹人咧。月舫道。你這是說誰。我怪不懂的。倩影自知大意。楞了一楞。才說道。就是和我到這兒來的那個阿牛。現在他還在簷下等着哩。但是小姐以後便怎樣。怎麼我到窰裏。會尋不着您呢。月舫道。我生怕你遇了意外。便大着胆子出來找你。那時天已黑了。山上路也沒有。不知是向那方走是好。祇得胡亂瞎跑。大約你重行到窰裏去的當兒。我已走出來了。倩影道。一定是的。那麼您夜裏怎麼樣。睡在那裏的。月舫道。這時候真遭了大難啦。還說什麼睡不睡。我一心只想尋着了您。別的一切危險。也都不顧。那曉得走不多時。身體倦得一步也難行。動萬不得已。只好在地上坐下來息一息。本想少停些時。再向前走。上半身却好像有人拖着一般。不知不覺就地躺下。一閉眼就睡着去了。却還算好。平日裏我無論如何。一夜總得醒轉幾次。獨有這回。也是倦極了。一

覺便睡到天亮。我睜開眼睛向四下裏一望。雖然一無別人。但是想起昨夜的事體。怎不賊怕到萬分。急忙從地上扒起。覓路走去。却也湊巧。不到幾十步外。就有一條大道。心裏安慰了一些。走了約有幾里路遠。就到了這個村上。多虧剛才那位主人。將我帶到這裏來。總算是你我不該離散。能穀無意在這兒聚首。也是不幸中的大幸。但是和我們一同來遊玩的那個姓黃的。他既先出窰去迎那些強盜。現在不知道是凶是吉。到了什麼地方。倘若被強盜捉去。豈不就要危險到極點……說到這裏。把頭低下來。嘆氣不止。倩影見他這樣。便也不作一聲。停了一會。月舫又問道。你昨天出窰之後。許多時候。不見回來。又是爲了什麼。而且剛才說的阿牛。阿牛。是怎樣過着他到這兒來的。倩影見問。便將怎樣在樹林旁邊遇着阿牛。被他纏了許多時候。及至回到窰裏。已是空不見人。怎麼連夜尋覓。

被阿牛騙到家裏，和劉婆睡了一夜。到今天早晨，重行出來尋找。在草叢裏面，看見襪帶，才想像的尋到這裏的話。詳細細說了一遍。月舫聽完了。也說道：這姓劉的母子，實在是好入。想不到現在的世界。這深山裏面，也有這樣好人呢。倩影道：就是此地的這位主人，也不是很和藹，很客氣的嗎。他究竟姓什麼，叫什麼，您可曾問過了沒有。月舫道：我一時心慌意亂，這到忘懷了。應當詢問明白。將來也好伸謝的。我們就出去問他罷。兩個人便站身來走出去。看見主人，問他的姓名。主人答道：是姓奚，名伯能。他又問了月舫和倩影的姓名。閱者，你們可知道這奚伯能是誰。原來就是前書表過。那在山裏頭讀書，雪痕和志國來訪的那個奚璜生的父親。這也是事有湊巧。月舫和倩影不期而遇的會在這個所在。璜生雖然一個人在孤僻的地方讀書，但是離家不遠。十朝八日，時常的回來。家裏來

了兩個女客。當然是知道。那麼。爲什麼當雪痕志國來訪問月舫的時候。他却一口說不知道呢。這其中蘊生也另有用意。到後來自然可以明白。暫時且不細表。再說月舫和倩影在伯能家裏坐了些時。就值他們吃飯的時候。月舫立起來要走。伯能和他妻子陸氏很殷勤的挽留。月舫絕不過情面。祇得留下來。他已有好幾餐沒吃東西。肚子倒很飢餓。就坐下來吃了。倩影是剛才吃過大餅。所以不要再吃。就走到門外邊去看阿牛。阿牛道。你家小姐已找着了。還一齊到我家裏去嗎。最好今天再去睡一晚。明天一大早。我用車子送你們到蘇州去。倩影道。多謝你。我們并不要回蘇州。停刻仍舊到山頂上廟裏去。因爲那兒還有許多一同來的人。他們要不甘心哩。請你先回去罷。替我多多拜上劉婆。我承你們照應。改日再來報答。阿牛道。別客氣了。你們到山頂上去。也不錯。那麼。我也得回去砍

柴了。可是從此以後，一路總要當心啊。說罷，返身便走。倩影望他去了之後，就重到裏面。那時月舫已吃完飯，正要向奚家辭別，忽覺得四肢無力，身上熱烘烘的，頭腦也痛得幾乎要裂了開來，不覺現出一種萎靡不振的樣子。倩影見他的神色異乎尋常，便有些狐疑，走上來向他額頭上一摸，不禁大聲喊道：「哎呀，小姐，怎的作起寒熱來了？」伯能聽說，趕緊來看，也說道：「孫小姐，你的色氣大壞，果然生了毛病。」陸氏道：「這是萬萬不能再走了。」快到我牀上睡去。這樣看來，還得請醫生來開藥方呢……月舫這時候，身上愈加難過，不知不覺的躺倒椅上。陸氏連忙就和倩影扶他進房去。月舫心裏雖然很明白，但也身不由己，只得聽他們擺佈。剛臥到床上，身上又發足冷來，起初蓋一條被，後來一條一條的加，加到四層，還是冷得不止。真要把倩影急壞了。

月舫這回忽然之間得了病。也不是偶然的。原來他在家時。一向是嬌生嬌養慣的。從來沒受過什麼風霜雨露。他昨天在山中遊玩。無端的遇着強盜。受了一場極大的驚嚇。後來躲到窰裏去。在惡濁的空氣裏。悶了好久。及至晚上。又露宿曠野。一晝夜來的經過。無一處不是發生毛病的根苗。莫說像月舫這樣弱不禁風了。就是身體好些的人。也是受不住的。自然要忽然而病。忽然而重病了。當下倩影坐守在旁邊。何等憂慮。心裏想道。只真是一波未平。一波又起咧。眼看他冷得縮做一團。仍是呼生不絕。幸得伯能出去一會。就領進一個醫生來。替月舫診治。據那醫生說。無非是感冒風寒。只要吃一兩劑藥便可好了。於是開下一張藥方。伯能立刻叫人去配。但是本村並沒有藥店。須到十里以外一個大鎮上去。約有兩個鐘頭以後。方始配了回來。倩影不敢怠慢。謹謹慎慎的去煎。煎好了給

月舫吃下。那時已到傍晚辰光。月舫的病狀。已由發寒而爲作燒。身上熱得如在蒸籠裏一般。不時的只嚷着燥死了。燥死了。可憐倩影在旁邊。替他揭被也不好。蓋被也不好。兀自沒有主張。伯能的妻子。倒狠有見地。向他們倆說道。這個不要緊的。大寒之後。必有大熱。乃是病勢如此。不必駭怕。還是把藥再煨一遍吃下。過得一夜。就可以好了。倩影祇得依從。趕去再行煨藥。煨好之後。給月舫二次吃下。可是身上的熱度。仍不見稍退。直到下半夜時分。才稍微輕減。倩影心裏略安了些。就伏在月舫牀邊。呼呼睡去。到了明天。倩影醒來。看看月舫的面孔。已瘦下一層。雖不像昨天那樣。忽寒忽燥。但是身上的熱度。仍然不退。陸氏道。看起這病來。決非一時可好。須得慢慢調養。我門這裏。雖缺房子少。而人口雜。然而也可以勉強。耽擱。請你們不要見外。就在此他寬住幾日。等到身體大好之後。再叫我



兒子送你們到蘇州去。月舫和倩影聽了。心裏感激到萬分。現在也是強不起來。祇得千感萬感的答應。以爲小病幾日。就可以好了。不料到了下半年。月舫身上又大寒起來。比較昨天那般厲害。有過無不及。倩影不知所措。伯能道。看這樣子。竟成爲癘疾啦。每天一到了老時刻。就要發作了。遂又把昨天的那位醫生請來。開方服藥。可是小鄉村裏醫生的本領有限。況且月舫這病。也不是輕症。所以一連吃了幾劑藥。并不見得有一些起色。每天到了呆定的時候。仍是作寒發熱。因此他們主婢二人。就在奚家常住下來。多難爲伯能夫婦。和一家裏人。照應得週到。然而愈加使得月舫和倩影不安咧。

## 第十一章 訴衷

璜生在山裏讀書。本是常回家的。那一天自擔書籍。預備回來小住幾日。

叙天倫的樂事。到得家中。自然聽見說起。月舫和倩影流落臥病在此。十分悽苦。瓊生也是俠骨柔腸的男兒。聽了也很爲握腕。就跑到房裏來看他們。却好這時候。月舫的瘡疾。還沒到發作的時刻。精神覺得振作些。看見瓊生。談起來知道他就是少主人。並且聽他說。從前在省裏進學校。現在居山中讀書。就很敬他的爲人。以爲是不可多見的少年。談話之間。漸及學藝。他却也是很有淵源。月舫愈加佩服。本來他這一向以來。臥病在床。終日價囚居小室。除掉和倩影說幾句話而外。其餘的人。心裏雖然感激他們的盛意。可是說起話來。總覺得格格不入。不過每日照例應酬幾句。心裏委實厭悶。今天忽有瓊生回來。他的言談很是新鮮而動聽。不像一般鄉村的人。所以月舫和他談得頗覺投機。大有娓娓不倦之概。這一天瓊生當然就住在家裏。一時并不到山裏。有時還帮着倩影煨茶煎藥。

服侍月舫。十分的殷勤。月舫很是感激。伯能見璜生這樣。也就叫他在家多住幾日。也得稍慰月舫的寂寞。可是璜生野居慣了。在家幾天。很覺煩厭。就別了家人和月舫。再到山中讀書去了。這裏月舫隔了數日。瘧疾已退。只是還不能起床。所以仍在奚家養病。暫且擱下。再說那黃雪痕。自從和志國到茅山來探尋月舫的蹤跡。不得要領。悵悵而返。終日價悶悶不樂。多虧志國左勸右慰。才無精打采的到學校裏去讀書。過月約有半月光景。忽然有一天。家裏來了一個僕人說道。前番救護少主人的那位李桂山先生。他老人家現在到我們家裏來了。所以請您回去咧。雪痕聽說桂山到來。那裏怠慢。立刻到校務室去請了假。回到家裏。只見桂山已坐在客堂。便上前和他叫應。桂山看見雪痕。頓時滿堆下笑臉來。問他別後的事情。雪痕恭恭敬敬地回答。硯馨因爲桂山曾救過自己兒子。而且見

他古道可風。便格外殷勤的招待。吩咐廚下設筵。邀許多親友來作陪。桂山在他家吃完了飯。就要告辭。硯馨父子那裏肯放他走。就向他說道。此地雖簡慢些。但是一定要留您下來。聊表敬意。桂山也道。承你們這樣好待。我何敢固辭。不過我還另外回了人來的。現在他住在旅館裏。我不便留在府上。只好辜負盛意。雪痕因他還有別伴。也不好堅請。便問他所住的地點。以便明日好去拜訪。桂山便將旅館的名字說明。就稱謝而去。到了明天。雪痕就到桂山所住的旅館去拜訪。問明他的房間。只見一扇門。已是加了鍵。茶房說。剛巧他和同來的一個人出去了。雪痕很爲悵悵。正待回去。忽見隔壁房間有一個女子。很是面善。他走近來一看。不是別人。原來正是孫月舫。真覺出乎意外。就楞了一楞。在他房門口站了下來。月舫抬頭看見雪痕。也是意料不到。兩人面面相覷。一時都說不出話來。

多緣他們倆肚子裏總是好似一部二十四史。不知從何說起。後來還是雪痕先開口道。唉。月舫女士。你還在世間嗎。上帝真仁慈啊……說到這裏。便又不開口了。月舫也說道。好呀。雪痕先生。你也得回來了嗎。請到房間裏來。細談別後的滄桑罷。雪痕被他提醒。才曉得踏進房門。在一張椅上坐下。只是不見倩影。心中兀的詫異。遂說道。月舫女士。你這回是從那兒來的。我們自從遇盜分別。以後便怎樣了。月舫嘆一口氣道。說起來話長咧。遂把流落在璜生家裏生病。以及種種的經過。仔仔細細的述了一遍。又說現在因爲病好。璜生特地送我到蘇州去。這番一齊來的。還有璜生的一位親戚。名喚李桂山。都住在這個旅館裏。刻下他們出外玩去。倩影也去買東西了。雪痕聽罷。跳起來道。怎麼。你住在奚璜生家裏的嗎。那麼。我到他那裏去訪問你的蹤跡。他却怎地滿口的說不知道呢。月舫道。

你也認得璜生嗎。雪痕道。我本來不相識。因爲去尋你。由一個同學介紹的。遂把和志國到璜生讀書的茅棚裏去的事。和璜生所答的話。都告訴他。月舫道。這可奇了。他是什麼用意呢。而且照你說。你有病在床的日子。也正是我疾劇奚家的時候。等到你病好到璜生那兒去。他當然已會過我不止一次。却爲什麼說不知道。我看他這人。像是很老實的。倒猜不透。他也會如此詭詐。真令人莫明其妙。但是就此也很能引起我們的研究。你看他到底是懷着什麼用意呢。雪痕也着實想了一會。終是不能明瞭。璜生的底蘊。便又問月舫道。他這番送你回蘇州去。一路上可曾說起過有關係的話麼。月舫道。並沒有什麼。不過他對於我。很表示敬愛。昨天晚上。偶然向我談起。說他此番送我回去。便是他和我永久結好的起點。問我承認不承認。雪痕聽到這裏。忽然大悟道。你別說了。璜生的心事。我已

能完全知道了。他居然這樣陰險。實在可恨可歎……說到這裏。語聲中似含有無限悲憤的樣子。月舫忙問道。你知道什麼。雪痕道。令尊在報上登廣告招尋你。你可曉得這回事麼。月舫驚訝道。我不知道。報上是怎樣說的。雪痕道。璜生竟不把這事告訴你。他的用心益不可問了。令尊在報上宣言。倘有什麼相當的人。帶你回去。就情願將你許配他。我想璜生多份是存了這個念頭啦。月舫道。是當真嗎。那就糟了。但是璜生在山裏讀書。并不看報紙。他却在那裏看見這條廣告的呢。雪痕道。是我到他棚子裏去的當兒。說給他聽的。那裏料到他就存這個心呢。然而這也不能怪璜生。因爲這類事。乃是人所共有同情的。像你既稟着溫存的性格。和富麗的學問。而又是這般安琪兒似的容貌。管是誰見了。總得很傾愛的。璜生既然有這種的好機關。那有肯錯過的道理。這回他送你蘇州去。令

尊一定是要履行那廣告上所說的話。我雖然和你會面的日子還不多。也很替你頌祝。因為瓊生也是受過良善教育的。是一個有作爲的青年。你前途的幸福。正是無量咧……月舫聽他這樣說。發出一種很悽慘而悲愴的聲音來道。你可別這樣說了。我們倆雖是相識未久。但是在初次會面的時候。已經就覺得很爲契合。況且那時還虧你解脫我的危險。尤其是我沒齒所不能忘的。但是瓊生待我也很不錯。就是他的父母那種熱心。我都感激到萬分。我有病在他們家裏。真難爲他們一家人優禮相容。我和他們原是一面不相識的。半途流落。他們對我不但沒有一點怠慢的態度。并且自始至終。照應得異常週到。像這種人家。古道愛人。實在很難得的。然而我對於你。不知是什麼緣故。自從和你在瓦窰裏別後。幾乎是每刻不忘。我此番回去。我父親說話。向來是保持信用。必要將我去。



犧牲。但是我心裏的鬱結。向誰去說呢……我很承認你是一個富於情感。勇於奮發的少年啊……雪痕也是長長的歎一口氣道。璜生待你。可算是仁至義盡。他們一家。很有古來豪俠的氣概。你將來和他們相處。也不委屈了。我也很承認你的情意。是和我相投的。但是從此以後。我希望你不要再憶起我們同受危難的那種情形。譬如。是沒有過這回事好了。我有一位先生。不久將要到海外去遊歷。我就預備隨他同去。作長時間的遠行。此後遠隔重洋。我們恐怕就很難得再見的機會。我年紀雖還不大。但是把塵海各事。已看得很淡了……月舫一頭聽。一頭已涔涔地滴眼淚。顫聲說道。世間的事。本是失意居多。也許是造物的不仁。不過像你少年英俊。正可奮發有爲。頂天立地。烈烈轟轟的幹下一番事業。切不可抱消極的觀志。我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弱女子。希望你不要記在心裏。至

於我的前途。還有不可告人的隱衷。將來如何。未可逆料……說到這裏。已經傷心到極點。喉嚨裏哽咽。差不多要沒有聲了。雪痕也是兩目定了神。一語再發不出來。只向地下痴痴的望着。在這時候。忽然房門呀的一聲開了。走進一個人來。

## 第十二章 圓滿

雪痕和月舫正在沉寂的時候。忽見走進一人。都吃了一驚。抬頭看時。不是別人。正是奚璜生。遂不禁都怔了一怔。璜生不待他們倆開口。先走進一步。向二人說道。我姓奚的一時心迷。實在做錯了事。竟成二位的罪人。但是現在幸虧覺悟得還快。希望你們二位。許我懺悔。雪痕和月舫聽他這話。兀的詫異。璜生又接着說道。我老實告訴你們罷。當雪痕兄走進這房門的當兒。我也在後隨着來了。不過是偷站在門外邊的。所以你們倆

談了這許久的心。我統統都聽見了。句句打動我的心絃。將我的天良激起。我現在才曉得你們倆乃是精神的契合。決非尋常可比。豈能容我再有什麼妄想。我一向也太不自量了。從前竟存下一個自私自利的心。所以前番雪痕兄到我山裏去問詢。我就想輕輕瞞過。實行我的懷抱。可是我如今知差了。良心上實在過不去。我也是受過教育的。知情明理的。決不要圖我自己的快慰。而使他人難堪。我這回除送月舫女士回府而外。決不再有別種請求和舉動。請你們倆放心。至於你們二位的前途。我希望居間介紹。使你們願望美滿。璜生說到這裏就止住了。兩隻眼睛望着雪痕和月舫。似乎要待他們的回答。他們倆聽見璜生說了這番慷慨而豪爽的話。心裏感激。簡直要哭得下來。而月舫尤帶着一種羞澀態度。紅暈着臉。只是不開口。還是雪痕說道。璜生兄這等豪氣。真不愧好男兒。

不過我和月舫女士也只希望精一個精神上的朋友。并無別種……瑣生搶着說道。這些話可以不必說。我們還不愧性靈中人。全要以識相見。我從前的欺僞。現在着實懊悔咧。這個時候。却巧桂山也來。瑣生遂把雪痕和月舫的事。以及自己頃間的所語。都告訴他。桂山道。我倒不知道。雪痕兄還有這段事呢。這可好極了。難得瑣生這樣義氣和熱心。實在是世所罕見。還有什麼話來。大家當然如意到極頂啦。我雖老朽也情願和瑣生一同做撮合山呢。

當下桂山就約瑣生到雪痕家裏去。又將他在茅山和月舫的一段事體。向硯馨說知。並言明願替他們倆介紹婚姻。成爲有情眷屬。硯馨聽了。就說道。怪道呢。我常詫異他打茅山回來。便如失神落魄一般。及至病好了。却急急的要到桂翁府上去。現在才曉得是有所爲的啊……硯馨的腦

筋。很清楚。很新鮮。而且也極愛雪痕。不願有拂他的意思。所以便一口應承。桂山和璜生的話。並且還重託他們兩人玉成此事。當日又置盛筵。算是預請冰人。

到了次日。桂山就和璜生一齊送月舫倩影回蘇州去。到得孫宅。志芳夫婦見失去一個多月的女兒。忽然回來了。那種喜觀。真非筆墨所可形容。他們骨肉相聚。自然有一番慰藉和傷感。也不須細述。志芳對於桂山和璜生。真感激得稱答不出。簡直要五體投地。可就把他忙壞。一方面要向女兒問長問短。一方面又要拈待上賓。忙得不知道如何才好。還是月舫說。我既回到家裏。有得慢慢地細談。倒是先應酬客人要緊。志芳才被他一語提醒。就出門去和桂山璜生二人週旋。當日設讌洗塵。席次談話。璜生把月舫在茅山的種種危險經過。以及他和雪痕的情形。詳述一番。到

後來又將要執柯的意思向志芳說知。志芳聽他說時，已感激得要奉他爲神。對於他的話，那裏還有半點違拗。況且自己女兒，既然有頃愛的表示，應當順從。就是雪痕也救過女兒危急，他又是個學生時代的良好青年。確有乘龍之選。所以當下一口允許，毫無異議。桂山和璜生自是高興。當日就在志芳家裏，耽擱一夜。他兩人明日又趕車回南京。將孫家許婚的話向硯馨報告。於是兩家便預備喜事了。

在當年中秋節的後一日，就是雪痕和月舫的佳期。桂山璜生都到場做介紹人。觀他們成禮，知道這段事的，沒有一個不羨慕雪痕和月舫，成爲有情眷屬。更沒有一個不稱贊璜生的勇於爲善。志芳既得着女兒，又配了佳婿，真有無限的快樂。又想起倩影隨着月舫在茅山遇險，受了無窮苦楚，很覺可憐。現在月舫既嫁，他也應當適人。聽說他曾受過阿牛的愛

護。而且阿牛是官家的後裔。爲人忠實。於是就將他召到蘇州。把倩影嫁給他。後來又替他謀了很正當的職業。造成他們一個良好的小家庭。雪痕和月舫。倩影和阿牛。都得着美滿的結果。我這部山中奇緣。便也擱筆了。

山中奇緣終